

记得住乡愁 我和广西的故事

征集作品选登②

桑枝寄香 乡愁绵长

□张凌志



当指尖拂过茶罐里黑褐光润的桑寄生枝，茶汤氤氲出琥珀色的暖意，一缕熟悉的草木清香漫上来，便牵起我与梧州、与西江、与富民坊(核心区即今梧州市万秀区富民街道片区)割舍不断的乡愁。

我的乡愁，藏在西江的船声与母亲的身影里。外祖父是一辈子在西江上行船的老船商，他那粗粝的手掌，常年握着船桨，也握着一捆捆刚采下的桑寄生。

母亲总对我说，她的童年，是在长洲岛的老桑树上度过的。那时，外祖父

常攀上老桑树，专寻寄生在桑枝上的桑寄生枝条，母亲便在树下等候，将砍下的枝条细心收拢、摘去叶片。阳光穿过桑叶缝隙，落在外祖父忙碌的身影上，也落在母亲的肩头，这幅采收桑寄生的图景，是家族最温暖的记忆，也深深印在我心底。

那时的富民坊，还沿用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地名。外祖父就在富民坊支起小摊，煮一壶滚烫的寄生茶，蒸一碗香甜的寄生蛋茶，茶香飘满街巷。往来的船工、街坊，总爱停下脚步喝上一碗，祛除湿气，暖透筋骨。烹饪的过程中，茶汤由青转黄，再变成温润的琥珀色，那股青涩又醇厚的香气，成为我一生难忘的味道。

梧州寄生茶制作技艺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。《广西通志》里记载，梧州长洲桑寄生最为有名，《本草纲目》赞其补肝肾、强筋骨、养血安胎。梧州本地还流传着一则民间故事：清末，梧州进士关广槐将家乡桑寄生献入宫廷，治好慈禧太后与张之洞的病症，从此梧州桑寄生名扬天下，成为贡品。

从采摘、分选、萎凋到烘干、陈放，寄生茶的制作过程中，每一步都藏着老

祖宗的智慧。鲜采的寄生枝芽，要轻采轻放，用竹篓盛装；堆放时厚度要均匀，不可翻动；烘干更要精准控温，初烘、摊凉、复烘，一步错，茶香便失了韵味。

母亲守着土灶大锅翻炒桑寄生枝，手法娴熟，起落有致。柴火噼啪作响，草木香气满屋弥漫。我从小也跟着学习，牢牢记住了这门技艺。

可岁月流转，乡愁也曾蒙上尘埃。随着城市建设推进，野生寄生资源日渐稀少，这门老手艺一度被时光淡忘。而母亲却始终守着这门古法技艺，在富民坊的老屋里默默坚守，不让茶香熄灭。

早年我曾前往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国家闯荡谋生。在异乡的街巷里，竟意外寻到了熟悉的寄生茶滋味。一口茶汤入喉，瞬间唤醒了我心底的乡愁，也让我猛然醒悟：这缕来自梧州的草木清香，早已飘出岭南，走向远方。那一刻，我下定决心，回到家乡，从母亲手中接接力棒，让这门老手艺重焕光彩。

我在万秀区维新里的小巷中扎下根，守着老梧州的烟火气潜心研制。在传统技艺基础上融合创新，打造出桑寄生养生饭、黄皮寄生乌鸡汤、桑寄生红枣蛋茶等一系列产品，让古老寄生茶以

更鲜活的模样走进大众生活。

2020年，梧州寄生茶制作技艺成功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此后，桑寄生、桂花寄生、黄皮寄生、松树寄生等十余种寄生茶得以妥善保护与传承，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，这片“树上的金子”，重新焕发生机。母亲也收了年轻徒弟，手把手教他们分选、制茶、陈放，把西江畔的乡愁与技艺，一代代传下去。我与母亲还走进校园、社区，讲述寄生茶的故事，展示制茶技艺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广西梧州有这样一味温润的茶，有这样一段厚重的乡愁。

富民坊的老巷守着初心，是代代相传的坚守与根脉；维新里的石阶迎向未来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与新生。如今的维新里，青石板台阶古朴依旧，不少外国友人循着茶香而来，踏过老巷石阶，来到茶馆，品一盏琥珀茶汤，尝一盅温润汤品，在唇齿留香间，读懂老梧州的烟火味道，触摸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暖质感。

西江流水潺潺，桑枝年年新绿，这缕茶香里，藏着外祖父的船声、母亲的坚守，更藏着我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不断的乡愁。

外婆的绣球

□包欣

外婆家住在靖西旧州，那条依着山水的老街上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绣球。风一吹，缀着流苏的彩球便轻轻晃荡，像满树熟透的果子，又像谁家姑娘羞答答的心事。我的童年，便是在这样温柔的光景里度过的。

外婆是做绣球的好手。院子里那棵老榕树下，摆着一张竹椅、一只针线筐，她常在那儿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我搬个小板凳挨着她，看她把绸布剪成花瓣样的瓣片，一片一片，叠出云朵般的褶皱。绣球有十二个瓣片，象征一年十二个月，每一瓣都要绣上花鸟鱼虫。

外婆的针脚密而匀，像蚂蚁爬过沙地留下的痕迹。她绣凤凰，尾羽飘飘的；绣梅花，花瓣鼓鼓的，仿佛能闻到香气。我痴痴地看着，忍不住伸手去摸，她便轻轻拍我的手说：“莫急，等做好了送你一个。”

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只知道外婆的手会变魔术。一块寻常的绸布，到了她手里，填上木屑、绿豆，缝起来，就成了圆滚滚、香喷喷的绣球。再缀上珠子、丝绦、穗子，挂在床头，连梦里都是甜的。

村里的女孩子到了十二岁，都要学做绣球。外婆说，绣球是壮家女儿

的“定情物”，也是“吉祥物”。抛绣球不是抛给陌生人，而是抛给自己的心上人，一针一线都是祝福。

我真正跟外婆学做绣球，是十岁那年的暑假。

外婆让我先画瓣片——那是绣球的骨架。她拿出一个用硬纸壳做的模板，教我沿着边描。我画得歪歪扭扭，外婆却夸我画得像“起舞的蝴蝶”。然后是绣花。我第一次捏针，手指僵得像根棍子，针脚走得歪歪斜斜，绣出来的蝴蝶像只胖蛾子。我气得想扔下，外婆却不急，帮我拆了线，重新穿针。她说：“慢慢来，绣球嘛，绣的就是个慢字，图快是绣不好的。”她的手覆在我手背上，带着我一针一针地走。那粗糙的、满是老茧的手掌，格外温暖。阳光透过榕树洒下来，斑驳地落在我们的手上、布上，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。

那个夏天，我终于绣成了一个完整的绣球——虽然歪歪扭扭，花瓣大小不一，流苏也扎得松散，但外婆却把它挂在了堂屋最显眼的地方。有人来串门，她就指着绣球说：“这是我家小外孙女做的。”她脸上的笑，比绣球上的牡丹还要灿烂。

后来我离开靖西，到外地读书、工

作，再也没有时间做绣球。偶尔回去看外婆，她还在那棵榕树下坐着，手边的绣球做了一串又一串。她的眼睛不如从前了，要戴老花镜，但针脚依然密实。我说：“外婆，现在谁还买绣球啊？”外婆笑笑：“总有人买的。就是没人买，我也要做。做了一辈子了，不做手痒。”她把做好的绣球塞给我，大红底子，金色的丝线绣着“福”字，底下坠着墨绿色的流苏。我接过来，闻了闻，有股淡淡的草木香——那是填在里面的决明子和艾草。

去年外婆走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布包。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叠用塑料纸仔细裹好的瓣片——每一片都绣着图案，有凤穿牡丹，有喜鹊登梅，有石榴多子。针脚细密工整，却都只绣了一半。布包最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外婆的字迹歪歪斜斜：“留给阿妹，有空帮她做完。”

我把那一叠瓣片捧在手里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绣球十二瓣，外婆绣了六瓣，剩下六瓣，是等我回来绣完的。那些年我总说“等有空再绣”，却一直拖着，拖到外婆再也等不到了。

今年清明，我回到靖西旧州，在外婆的院子里坐了很久。榕树还在，竹椅还



在，针线筐落了一层灰。我从包里拿出那叠瓣片，穿好针线，照着外婆教我的样子，一针一针地绣下去。阳光透过榕树叶落在手上，仿佛外婆的手还覆在我的手背上。

做绣球的人常说，绣球是“把心意包起来”的东西。我想，外婆把她的心意包在了绣球里，而我，终于学会了拆开它、读懂它、再把它缝起来。

绣球会旧，绸布会褪色，流苏会散落，可那些密密匝匝的针脚，走过的每一步，都是我回家的路。